



从“学会”走向“会学”

——读奚一琴《和谐语文·新课堂的八项修炼》

□ 朱务清

著名教育家吕叔湘倡导语文教学改革的三十多年了,但成效依然不够理想。1956年,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盖茨有句精辟的论断:“我不是教数学的老师,而是教学生学数学的老师。”奚一琴的新作《和谐语文·新课堂的八项修炼》(下称《和谐语文》)跟盖茨的教育理论确是异曲同工。身为扬中市实验小学校长,奚一琴全力实施“快乐点燃,和谐发展”的办学理念,倡导“和谐语文”,“得法于课内,得益于课外”,在传统语文教学的基础上,积极探索语文教学规律的“教是为了学,教学的核心是学生学会”,“以学定教,顺学而导”,有效提高教学质量,让学生从“学会”走向“会学”,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很大的进展。

在《和谐语文》中提出“八项修炼”,既涵盖语文教学的全过程,又将课内和课外结合起来,跟社会生活相联系,从社会生活中学语文和用语文。在识字教学中,遵循规律,从激发兴趣出发,采用多种教学手段,以“‘图字’对照,学习象形字”,以“分析‘部件’,学习会意字”,以“合理归类,学习形声字”,巧妙地渗透汉字的“六书”常识。“六书”是古代学者总结出来的汉字造字和用字的规律,也是汉字简化须遵循的原则。了解和掌握“六书”常识有助于提高识字的效率,也填补了教材空白,让学生走进汉字的美妙世界。

在阅读教学上,作者以辩证的观点阐述阅读和写作相辅相成的关系,强调“以读为本,提升阅读教学的含金量”,教师当导演,学生唱主角,“在激发学生兴趣上下工夫,激发学生的求知欲,让他们情绪高涨地进入角色,愉快接受阅读任务”,主张“读中感悟,走好阅读教学四步”,力求初读感知、议读议悟、精读领悟、美读品读,强化教师的“追求生本,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”的意识,打造“高效课堂”,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。

在作文教学上,积极开展“班本化小作文”及“快乐作文教学的实践与研究”的课题研究,贴近学生生活,贴近社会生活,“关注学生个体思维与个性发展,提升学生的语言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”。说到底,作文是个体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,不是生产标准件。作文是人们观察和认识生活的感悟,从而借助语言文字载体表达出来,是生产精神产品。作者提出“作文规划,突出‘班本化’”,有序进行,不能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;“作文教学,突出‘文本化’”,在示范性文本中提炼训练点,得法于课内,将课本中学到的写作知识巧妙地运用到写作中去;“作文教学,突出‘生本化’”,把阅读教学延伸到课外,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,拓宽眼界,积累素材,让学生作文时有东西可写而且乐于去写,做到“会写”文章。在语文教学中,十分重视“展现魅力,激发创造性思维”,“让学生质疑,当成自身需要,教师创设情境,使学生不得不疑”,解放头脑,拓展思维空间,敢于质疑,善于质疑,逐步养成乐于质疑的好习惯,从而点燃思维的火花,为日后发明创造奠定坚实的基础,造就中华腾飞的创新人才。

通读全书,作者着眼于未来,以语文教学为抓手,“快乐点燃,和谐发展”,面向全体学生,培养新型人才。作为一校之长,作者广泛涉猎中外教育学和心理专家,吸取精华,精当且耐人寻味地举例,躬身实践,不断总结经验教训,推动教育改革深入发展,令我赞赏,也乐于把这本书推荐给中小学语文教师朋友们。

秋菊

□ 张晓波

除了黄菊白菊外,无需其他名字菊,服部岚雪这么一说,自有道理,却也不尽然。资料称,菊花除大红和墨黑,色色都有,那该是怎样的一片灿烂?远看,白色花瓣透着粉绿,青绿难言,说不出的清雅淡然。若是花开成片,连连绵绵,如夜雪初积,皎洁明净。

菊之芳名,仿若词牌,让人一见倾心,郑重记下些许。叫“白云托雪,云霞换彩”是说是;称“玉树银花,紫阁凝霜”是说形吧?还有“孔雀舞、懒梳妆、女王冠”,名儿真是“绝”——我也是醉了,醉在秋风中,醉倒菊丛里。

朋友,怎样的爱,才配得上菊花那么多的美?文人以诗画来爱。在浩如烟海的诗卷中,低头又抬头的平仄声里,有一朵,开在陶渊明的东篱下,秋风浩荡,天高地迥,能脱下官服,清谈桑麻之事,是多少宦海中人的理想?所以,菊的芬芳,至今仍是文人心气的象征。有一朵,开在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中。黛玉“魁夺菊花诗”,诗作自是极好的。但“蕉下客”所作“高情不入人时眼,拍手凭他笑路旁”,画出菊之神采和骨气,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自述吧?还有一朵,开在黄巢的马蹄下,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,少年读之,觉着痛快淋漓,现在,念两声“善哉善哉”,满城尽带黄金甲,何如满城尽开黄金花?

古画中也常见其芳姿。菊与松树画在一起,叫“松菊永存”,是祝人长寿之意。“菊”与“官”音近,有人把蝴蝶画在菊花上,祝别人长久占据官位,其画名“官居一品”。菊花既具“高世绝俗”的风范,又有“浮世循俗”的气质。

看南山采菊,是为官做宰之人的理想。可是人世间的理想,大多也只是想想而已。凡人啊,就以药食爱菊吧。苏辙说“南阳白菊有奇功,潭上居人多老翁”,诙谐不与其兄。“菊花肉”可听说过?一块块白嫩猪肉,用蔗糖熬浆炮制加工而成,玲珑剔透,有如白玉。其上黏几丝菊瓣,饱饮油脂糖甜,观其金黄色泽,吃到嘴里香甜不腻,荤中有素,素中有荤,现为名菜。北京有一著名的“菊花锅子”,在涮羊肉火锅里放些菊花煮汤,清淡味美,别有风味。还有菊花鱼球、油炸菊叶、菊花鱼片粥、菊花羹……

我以回忆爱菊。菊科花朵都有着一种圆形的讨喜的脸,开起来,不管前因,不计后果,纵情任性,丰茂热烈。一丛菊,就是深秋时节故乡土地上最明亮部分,几乎可以修改乡村生活的停滞和贫乏。那一年,我曾站在一一片金黄灿烂的菊丛中,是歌?是舞?还是想些什么了?

一转眼,都过去了,汪洋般的快乐和少年时光。中年的志趣和坚守,本应从观点上升到人格。淡如菊影,经得住流年;浓如菊香,拿得出美好。菊,美貌和精神兼得,除了寓意淡泊高洁,还能凌霄傲雪,一身肝胆,更暗合了国人不畏严寒困苦的榜样逻辑。

“我不能成为菊花本身,只想成为她的意义。”我有些羞涩,却无比坚定地,恰好被你听见了,朋友。

卷心菜情书·苦瓜药方

□ 王春鸣

每当闲极无聊,就会心情不好,有的人无处可去,于是,独自旅行,聚众喝酒。我有故乡,其实它天空下的大地田野,和我一路奔奔所见,没有不同,但我就是愿意走长长的路向它扑去。从小父母叫我好读书好好读书,就好像叫一条狗,不要满足于吃墙角下豁了边的花瓷碗,应该到一个富足的地方去,过一头铁链,一头金碗的日子。于是现在好了吧,一只被送到城市深处的狗,离家越久越想家,随便怎么过日子都像疲倦地徒劳地走在那条回家的路上,但是,离那只幼时吃惯了的食物,隔着无数垃圾桶、行道树、月亮、岁月、孤独……

我游荡在田野里,我倾听万籁的和声,我挑一处松软的大地躺下去,那结在胸中的种种,就像被栽到泥土里的根,向四面八方游走了。我和野草互相抚摸,收割走的麦子,油菜,仍将它们的气息留在大地上。就好像很小时,妈妈早起干活去了,

她的气息仍然温暖我幼小的梦。不知道这世间可还有人这样试过,面朝蓝天躺下去,也可以侧身翻过来,躺在田里,这就是住院了。要读什么书?要听什么劝慰?

一切语言和人类的安慰都是徒然的,本来,伤害就从此而来。

我的左边是一畦卷心菜地,它们一字排开,盛大美丽。我从头到尾见过它们生长的样子,先是一棵棵,像所有的事物一样,因为幼小而无法辨认,然后它们慢慢张开,用根从地底下将自己擎起,又慢慢包拢,收藏起自己的心。那些心巨大而隐秘,可以吃,生吃也有淡淡的甜味,像没有长好的爱情。卷心菜的样子和玫瑰很像,据说它们本来就是玫瑰,但是想要实用些,于是请求上帝把自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相比自己的玫瑰,我更喜欢绿的卷心菜,我一直希望有人爱我,他送我一畦一畦的卷心菜,爱的语言句句诚实,句句都被小青虫咬出花边。

我的右边是一架苦瓜。它们把自己长得那么丑,无所谓地挂在风里,我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想的。平时在菜场看到它们,还有茼蒿、菊花头、芦蒿这些味道同样古怪的蔬菜,我总是像遇到朋友。因为在人类的世界里我也知道一些相貌奇特内心清苦的人,他们不愿意和别人一样,恃才傲物,特立独行。他们特别不招人喜欢,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才华横溢,无法企及,并且有时需要他们,听他们说话,看他们写的书,就好像我舌头上长了一串花边样的溃疡,只好苦着脸,吃苦瓜,因为据说那种苦,可以败火。

母亲在远处收洋葱。这种圆圆的辛辣的植物,同样古怪,有一些不愿意好好地做一颗洋葱,就疯了一样抽穗开花,它的花茎彪悍,好像遇见了一场不要命的恋爱,把自己的心都抽空了,妈妈说,这种空的是洋葱。它只顾把心掏空了开花,再也不想长成正常的有用的样子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常,可是每回奔走到家,就会疯了一样先去田里躺下,冬天也是,就像一把饮了血的剑要回到鞘里,就像住院,像躺上急救台。有时邻居家的黄狗会跟过来看一下,然后不屑地走开。风在我的脸上吹过来,吹过去,吹到觉得孤独,差不多就好了。我会体到的这种孤独,与失眠或独坐读书都不一样。是在茫茫荒野,被一双陌生的命运的手点种下去,像一团黑暗里唯一的一粒蚕豆,我不知道何时能发芽,感受到天头上长了一串花边样的溃疡,长会后会不会有一个豆耳朵。

其实我已经来不及重新发芽,无赖地躺一会儿,掉几滴眼泪。我觉得我好多了,我从来没有可以回赠大地,却从它那里取走了那么多,它给我写一行行卷心菜的情书,开一张张苦瓜、芹菜的药方。我的病不会好了,因为这些,也不会轻易死掉。



悦之悦图



她们和他们

冬日暖阳下,两个青年在街头长椅上小憩。不知是什么吸引了他们,他们一起扭身向画面左侧看。阳光太耀眼,为了看得更真切,男孩手搭凉棚作了一个大师兄的招牌动作。于是,他左手插在兜里取暖、右手高举手搭凉棚的姿态,与他们身后巨幅老照片上列队做操的人们——左手叉腰、

右手高举弯曲的姿势正好相当,只是一个动作认真到位一个姿势散漫敷衍。

在现今人们的脑海中,“彩色与黑白”与“现在与过去”“现实与虚拟”的概念一一对应,在同一个画面中,彩色的“他们”在黑色的“她们”之前,天然就有了现在、现实与过去、虚拟的对比。他们的动作越相

似、越呼应,这种对比就越显得越有趣、越有意味。我们不知道在那张黑白照片中做操的“她们”面向的是谁,也不知道在这张彩色照片中吸引“他们”目光的是什么。我们知道的只是,她们的对面肯定有谁,而他们的目光深处肯定有诱人事物。就像一个已经被确认完整合格的谜语,给你看谜面

并告诉你有谜底,但是就是不告诉你谜底是什么。这就是这张简单照片让你凝神的小停顿处:你猜吧,有答案,但是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了。因为时光一去不复返,因为在照片记录的当时,眼前的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,不再存在。

文/图 唐悦之

华山村·古银杏

□ 龚舒琴

提起东乡地标式,大约非画山莫属。而对于东乡华山村来说,村口的那棵古银杏树才是。

这是一棵“神树”,几乎成了东乡人的信仰,这一点,可以从东乡人的习俗中得到佐证。为保佑年幼孩子平安长大,很多当地人会把初生的孩子过继给这棵银杏树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我的不少同伴就认了银杏树为“干爸”——今天陪我一起来华山村的赵教授也是。

这棵神树的来历,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树前的身份证牌上写着:“镇江市园林专家认为这棵树至少有1500年的历史。”但村里人并不认同,有着华山村“活化石”之称的解小祥老人拉我去了他的家,看他收藏的资料。一座建于清中的老宅子,破落得厚重,我破户对上雕刻的图案默默地讲述着,这里曾经是一个大户人家。在他杂乱繁复的书画堆里,老人翻出了一本书,戴着老花镜念给了我一段话。书已经翻得破烂。我相信,我不是第一个受这份礼遇的访客。

这是一本关于《中国银杏》栽种历史的专著:“我国宋以前的银杏树栽培中心在江南一带。历史文献中关于银杏记载,始于《吴郡赋》所提到的‘平仲果’,在汉末三国时期,银杏即盛植于江南。宋以后黄河流域才开始种植并大量发展。”作者梁立树树龄至少1800年。

银杏树龄的判定和这座村落起源的溯源该有怎样的资料来支撑,我愈发地茫然。诚然,对于民间俗传的那件“在相隔遥远村落,某一夜色之中,银杏树位置,突显两只眼睛似两柱大灯照射”的轶事,我们不必去追究。信仰的神圣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,村民对一棵树的美好愿景也是。如今,当我站在银杏山房面对那一堵断垣残壁时,我隐隐感到一种震撼,对于东乡人来说,这里还有一段血腥的记忆:1937年末,日本大举入侵,鬼子的铁蹄撕破层层防线踏进了东乡,屹立在华山村口的老银杏树也曾成为他们要征服的对象,他们烧掉了树下的张王庙和

银杏山房,但当肆掠的大火燃烧到紧靠大树那堵墙的时候,奇迹发生了,整面墙的木头烧得精光,墙壁却完好无缺。在火的狂野中,墙体依旧挺竖着,“神树”安然无恙。

这是一棵高大的“神树”。资料显示树高32米,胸径1.84米。原本有两个互成犄角的分叉,枝繁叶茂,如同巨龙的两个角。当地人将他比作华山村的龙角。几年前的一场雷电让原本对称的老树少了一角。老树变成现在的模样让老街人很伤心。因为是市级文保,那场雷击的时候,村民不可以自行处置。静等市里专业人员的到来,最终给出了锯掉的决定。但在随后的断肢身躯内,老街人却看到了已经萌发了新绿叶子的幼枝。那是一颗虽然千疮百孔却已重生的老树。

相比于位立于高处的“神树”身上千缠百绕红绸的热闹,华山村老街则显得格外落寞。据《丹徒县志》记载,这条古街上曾经有日杂小百货店、茶馆、布庄等商店30余家。每年农历正月十

五的开门节、十月十五的关门节,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这里赶庙会,人潮如织。而眼下,店铺都变成了颓废倾倒的破屋残檐,人烟更是冷落。光影岁月,似乎逃不过的古村、古街、古镇的宿命。

2013年,华山村和儒里村同时被列入“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”,他们同属于东乡。他们是当期全国1.2万个申报单位中的幸运儿。原本以为被列入名录是一种转机,但现世老街破败依旧,让人失落。这和同路人榜的高淳“漆村老街”的变化有着很大的落差。要说文化的厚重,漆村有,但没有“华山畿”的传唱久远。要说历史久远,漆村鼎盛于南宋晚期,而华山村却兴盛于南北朝。巧合的是,两条老街都有一口古井。不同的是,漆村的是宋井,有亭护佑,石桥陪伴。但华山村银杏树下“禹王井”早已不知所踪。

华山村,曾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古村”,《华山畿》的故事四方流传,“神女冢”仍在,千年银杏树昂然而立,值得我们去行走,并深思。

卜算子·影海夕阳红

——贺尹兆书《影海拾贝》摄影集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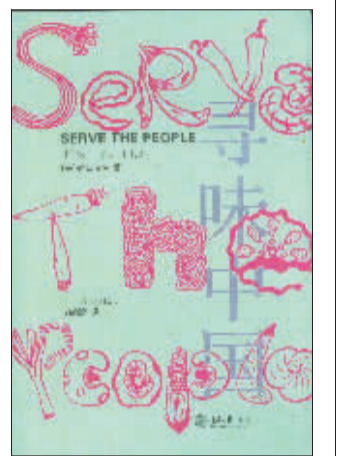
□ 江宁

镜头有灵犀,
影影生灵性。
潜心钻研捕捉间,
怒放新生命。

曾经为民谋,
如今追光影。
美奂绝伦拾贝集,
影海仍憧憬。



新书架



《寻味中国》【美】林留清怡 著
重庆大学出版社
定价:38.00元
用美食之旅,观察中国。



《我在渡口等你》卡夫卡等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
定价:29.80元
你和狗狗,谁是谁的宝贝,谁是谁的依靠?



《猫饭奇妙物语》张寒寺 著
测绘出版社
定价:32.80元
你猜,稀奇古怪的故事是怎样的?



《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的活着》雪小禅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定价:49.80元
理想化的生活也许是可行的。

本栏目书籍由市新华书店提供